

不言不语贺兰山

◎祁国平

大水沟西轴全貌。

1 不语贺兰山

十六岁那年,我中考落榜后,父亲把我从彭阳县五峰山下的一所初中中学转到固原县(现原州区)第二中学读书。由于学校不能解决所有学生的住宿,父亲托熟人在南城路92号院子里租了一间用牛毛毡搭建起来的小屋。

子,和其他三位同学住在一起,踏上了我的新的读书之路。这次远离家乡,远离父母,自己的生活只有靠自己解决了。国庆节后,我从家里带来煤油炉子,买来米面盐,打来酱油醋,自己动手,和面做饭。休息天,我们洗洗

自己的衣服,或看书,或下棋,或上街买菜。我们几个说说笑笑,十分愉快和热闹。

“常撇子”经常练习拳脚,却经常挨打。“大龙”除了做饭外就读英语。我们就和他开玩笑:“冬天马上到了,

哪来的苍蝇?”“大龙”就不念了,过来和我下棋,经常指点两招。有一次,小刘用拐角马吃我的车。“大龙”说,小刘的马是千里马,腿比别人的马腿长。转眼三年过去了,我们几个各奔东西,有的至今未见面。

2 走进贺兰山

1990年9月初,父亲送我去贺兰山大水沟里的西北轴承厂技工学校上学,班车过中宁后,绵延起伏的贺兰山映入眼帘,峰峦叠嶂,如骏马奔腾,气势雄伟,让我羡慕不已。到达银川后,第二天父亲和我坐上厂车行程一个小时来到平罗县崇岗乡附近的贺兰山中的大水沟里,这里就是西北轴承厂技工学校。学校就是几间平房,显得十分破旧,我的心凉到了脚后跟。我带着向往、追求和梦想,却从六盘山下的沟里走进了贺兰山上的沟里,让我大失所望。这里全是石头山,少了心中的美景,我没有给父亲说心中的埋怨。那时,工厂有几位远方亲戚,他们一一叫父亲和我去做客,对父亲说,工厂马上就要搬迁至银川了,娃娃走出大山天地宽,将来前途一片光明,但我内心已经打了“退堂鼓”,不想在这里上学,却没有对父亲说。父亲安顿好我的上学事宜后,将回到老家走上三尺讲台。临别时,一位老乡对父亲说,父亲以后还会来银川的,而父亲说:“我恐怕不会再来了,儿子长大了,不用我操心了。”没想到,这是父亲最后的告别话。我依稀记得在贺兰山的大水沟里,我把父亲送上厂的通勤车。父亲头顶蓝色帽子,朴素的中山装,黑色的裤子,一双陈旧的皮鞋,坚强而健壮的身体,对我没说话,挥挥手就匆匆地登上了通勤车。

开学时,学校播放了工厂的宣传片,我在朦胧中感受到工厂的辉煌,怀抱“既来之则安之”的初心,在这里学习和生活。贺兰山是石头山,看不到几处有郁郁葱葱的景色。每到周末,来自六盘山下的几位舍友,经常去爬山,去认识贺兰山,去感受贺兰山,去仰望贺兰山。我心里总是闪念着可怕的未来——在这里读完技校将来是一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职工齐上阵修公路。



上世纪六十年代,人们齐心协力砍荆条。



上世纪六十年代建设职工宿舍。

名工人。我怕辜负了父亲的期望,我怕像工厂里工人师傅们一样,把青春年华都洒在这里,美好的理想,美好的生活,都在这里化为石头,永远留在贺兰山里。国庆节,我没有回家,给父亲写信想回家复读——上大学。父亲转述让二弟对我回信说,只要我爱学习,将来参加工作了可以上大或者参加自考学习等等,学习的途径是多样的,只要努力,只要爱好,行行出状元。我内心深处默认了,因为父亲是老来得子,为了这个家庭,为了我们哥三上学,付出的太多了。人生都有美好的向往,这是儿女父母、老师教育的向往。我的美好向往主要来自父亲……父亲名俊杰,20世纪年代初毕业于固原师范,是第二届毕业生,一生在六盘山下的乡间教书,无怨无悔。

1991年9月,在学校实习分配会上,老师宣读我被安排在901车间实习时,我感到十分欣慰,能走进一个技术全面的车间实习,将来能够当一个技能精湛的车工,我勾画着我的未来。在我的印象中,老师、老乡对我们讲,跟着师傅能够学到技术,将来就是“香饽饽”。我的师傅年龄比我长3岁,大武口人,曾在1988年自治区技术新

糊的概念,而在课堂上,老师讲的都是工厂知识,书本上金属切削与热处理、工艺制图、车工等等,我理解起来特别困难,学习十分吃力。铁锹、木锨、馒头、麻子、荞麦、豌豆、扁豆、牛耕头、驴围脖、架子车等等,我再熟悉不过了。农村生活和工厂习性形成了巨大的差距,我特别不适应,唯有下功夫去学习。一年的理论学习很快结束了,将要走出贺兰山去银川的工厂进行两年实习。那里的职工们兴高采烈地向银川搬迁,在银川北京西路630号对面的西夏小区,一幢幢家属楼拔地而起……青春年少的我血气方刚,胸怀远大抱负,思想好像解放了,即将走出大山,走进银川工厂,实习两年就可以上班了,就可以挣钱啦,美好的愿望萦绕在我心头。

1991年9月,在在学校实习分配会上,老师宣读我被安排在901车间实习时,我感到十分欣慰,能走进一个技术全面的车间实习,将来能够当一个技能精湛的车工,我勾画着我的未来。在我的印象中,老师、老乡对我们讲,跟着师傅能够学到技术,将来就是“香饽饽”。我的师傅年龄比我长3岁,大武口人,曾在1988年自治区技术新

了,被检查员把零件扔进废品箱等等,但在师傅的指导和工友的帮助下,我克服了一切困难。师傅们鼓励我多学多看、钻研技术,经常给我讲他们在贺兰山沟里艰苦创业时的故事,讲两地分居时的痛苦,讲为了完成生产任务就拿不到全额工资。工长和计划员给我安排的任务就是先学会“扒黑皮”,也就是对棒料的外表进行车削。我依稀记得不知道如何借工具,不知道如何磨刀,不会换走刀量,不会选择切削速度,不会计算换挂轮,不会识图纸……参加工作了,要保证每月完成任务,拿到工资糊口呀。生存,要从心底撕开!我依稀记得我第一个月为了完成生产任务,临下班时统计员还等着统计我的工时,我还在机床上拼命干活;我依稀记得在加工直径12毫米、长度为3米的棒料时,把伸出机床尾部的棒料摔成90度,险些酿成人祸。下班铃声响了,我还在机床边加工零件;眼角、虫眼、脖颈、胸膛被钢削烫伤了,工作干废了,零件返修

了,被检查员把零件扔进废品箱等等,但在师傅的指导和工友的帮助下,我克服了一切困难。师傅们鼓励我多学多看、钻研技术,经常给我讲他们在贺兰山沟里艰苦创业时的故事,讲两地分居时的痛苦,讲为了完成生产任务就拿不到全额工资。工长和计划员给我安排的任务就是先学会“扒黑皮”,也就是对棒料的外表进行车削。我依稀记得不知道如何借工具,不知道如何磨刀,不会换走刀量,不会选择切削速度,不会计算换挂轮,不会识图纸……参加工作了,要保证每月完成任务,拿到工资糊口呀。生存,要从心底撕开!我依稀记得我第一个月为了完成生产任务,临下班时统计员还等着统计我的工时,我还在机床上拼命干活;我依稀记得在加工直径12毫米、长度为3米的棒料时,把伸出机床尾部的棒料摔成90度,险些酿成人祸